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
第七十八回 巴永太大戰神力王 馬成龍一刀削三首

詩曰：金庭飛雪惜殘梅，吳越韓山膽忘回。茂苑寒鴉噪古堞，姑蘇游鹿上高台。

神歸日母胥濤降，客控龍門禹穴開。

一笑雄圖付流水，抱琴東去即蓬萊。

神力王正在兩軍陣前自通名姓，那巴永太他自己一聲驚嚇，說：「你就是神力王嗎？」那神力王爺一瞧，說：「叛賊休要無禮，孤家定要結果於你！」擰手中槍，照定那巴永太就是一槍，巴永太用槊相迎。二人大戰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兩旁助陣鼓齊鳴，只殺的塵沙蕩揚，土雨翻飛。馬成龍在伊大人身背後，怕王爺有失，過去說：「伊老大人，還不鳴金？待我出去替回王爺來就是。」那伊大人說：「王爺軍令森嚴，如何使得！我不敢動王爺金鼓之令。」成龍又過去說：「屠海侯爺，你還不傳令鳴金？」屠海侯爺說：「我如何敢輕動王爺之令？那萬萬使不得的！」成龍過來一瞧，掌金令的那人是一個彎腰兒，年約三十多歲，身穿著號衣，灰布單袍兒，手內拿著那金令。成龍說：「你鳴金吧！王爺乃金玉之軀，恐受他人之害。依我之見，鳴金吧！」那掌金令之人一聽，說：你說不算，我沒有王爺的話，我是不敢鳴金！」成龍也不言語，過來站在那掌金令之人身後，兩隻手把他那掌金令的兩隻手捏住，一使勁，金聲響亮一陣。

神力王在戰場之上正累的渾身是汗，遍體生津。自己是大帥，又不好敗回來，心中正在驚慌之際，聽得金聲響亮，心中說：「這個人大有見識，就知道我不成了，他就鳴金。此人後來必成大器，我回去自有道理。」馬一帶，說：「逆叛好大膽！本帥隊中鳴金，我去去就來。」撥馬回歸本隊，問監軍統領：「什麼人動我的金鼓之令？」屠海說：「是馬成龍，罪當梟首級號令。」王爺聽罷，吩咐武軍官：「來！把馬成龍綁上，梟首號令！」兩旁答言，就把那山東馬綁上。當時王爺心中雖然感佩馬成龍，無奈軍令大如王法，不能不如是，倒願意有人給他講個人情。方要發令，只見伊大人過來說：「求王爺格外施恩，暫饒恕成龍之罪，派他出去與巴永太動手，如得勝之時，將功折罪；如敗在兩軍隊前，那時再斬不遲。」王爺聽說，傳令：「派馬成龍去戰巴永太，如得勝以贖前罪。」山東馬一聽，說：「謝過王爺不斬之恩！」自己歸隊，先把長衣脫去，然後自己把辮子一挽，身穿繭綢褲褂，高腰襪子，山東白鞋，手拿那大環金絲寶刀，一直的撲奔戰場之上。

巴永太一連殺敗了清營幾員大將，吳恩甚喜，吩咐擺鼓助陣。又見馬成龍執大環金絲寶刀出來，吳恩先派人知會那巴永太說：「這清朝的武將甚是厲害，須要小心！」巴永太說：「這就是臨敵無懼、勇冠三軍的馬成龍？不要長他人之威風，滅自己的銳氣，我非得結果他的性命才可！」正說著，馬成龍趕到面前。巴永太把槊一擺，說：「來者可是馬成龍？急速通名，寨主爺好結果你的性命！」山東馬說：「你這不要命的東西要問，我家住山東登州府文登縣馬家莊的人氏，姓馬雙名成龍。你倒知道有一個臨敵無懼、勇冠三軍的馬大人，就是我。你這號東西，要通名哪！」巴永太又把自己之名說了一遍，說：「方才要拿那黑大漢，替我兄長報仇雪恨，你又前來送死，我先結果你的性命再說。」一擺手中槊，照定馬成龍掄圓就打。山東馬在步下一瞧，那駱駝脖子長，用手中刀往駱駝下頰一鉤，說：「我先抽一斗子。」上面的槊就到頭上不遠，成龍刀已然反那駱駝脖子削落，趁勢往上一迎，那槊的腦袋也掉下來。巴永太的駱駝一躺，他往前一栽，也正在大環金絲寶刀之上，這就是一刀削三首。神力王一瞧甚喜，說：「真乃是虎將也，果真名不虛傳！」見馬成龍自己回來站在王爺的跟前，說：「馬成龍殺死巴永太，在王爺台前報功。」王爺說：「你算一件奇功，以贖前罪，把你的罪過一概不究。等吳恩出來，那時間立功，本爵定然保你高升。」山東馬謝過王爺，往旁邊一站。

只見那賊隊中龍飛揚使手中鐵棍，大喊一聲，說：「好一個馬成龍，我替我寨主報仇雪恨！」在疆場之上站定。成龍方要討令出去，只見隊中有一人說：「王爺，末將前往！」乃右營的都司張俊文討令，至兩軍陣前觀看：龍飛揚年約六十以外，黑紫臉膛，環眉大眼，一部花白鬍子；身穿青緞蟒箭袖，一巴掌寬英雄帶，足登狹腦窄腰快靴，手中那條棍有茶杯口粗細。張俊文也是久打軍需，就知道這老兒不是個好惹的，擺手中竹節鋼鞭，說：「來者教匪通名來！」那龍飛揚他一擺棍，自通了名姓，說：「我要拿那馬成龍，你來此何干？急速回去，換馬成龍來送死！」張都司氣往上一衝，說：「小輩，你休要逞強，我來結果你的性命！」搶手中的鞭，照定龍飛揚就打。龍飛揚把手中棍往上一橫，只聽「咯嘣」一聲響，那張俊文手中的鞭就鬆開了。龍飛揚趁勢一棍，正中張俊文的頭上，登時身死，栽下馬來。神力王一瞧，說：「可惜我這一員大將，竟死於他人之手！何人去拿那賊人去，與國家除害？」旁邊過來了那中軍譚德哩，說：「我出去拿那教匪，替張俊文報仇雪恨，為國除害！」催座下的馬，掄手內大砍刀，至兩軍陣前，也被龍飛揚打死。又出去了七八個武將，俱被賊人所害。

神力王他在馬上急的暴跳如雷，問：「何人前往？」那邊過來了一個人，年在二十以外，頭戴青泥得勝盔，雙插尾，身穿灰布缺襟袍，下系戰裙，腰束皮帶，足登青緞子快靴；骨瘦如柴。細眉大眼，黃臉膛，一步三晃，彷彿是病著剛好的模樣，站在王爺的跟前，說話連勁兒都沒有，說：「王爺，游擊李慶龍前去拿他。」神力王爺一瞧，說：「本爵手下能征慣戰之人尚且死在他人之手，何況你是一個帶病之人，出去也被賊人恥笑清國無人。下去吧！本帥我另派別人前往就是。」李慶龍也不敢在王爺跟前強討令，自己退在本隊中一站。那邊馬夢太在伊大人跟前說：「大人，那討令的李慶龍，是當初在興順鏢店五龍捧聖之時的英雄。我跟大人被困剪子峪，破山口虧了那個人的英勇，武藝超群，不說比當初的李存孝，也差不了多少。大人在王爺台前保薦此人，出去定然成功。」伊大人一催馬，到神力王的面前，說：「王爺為何不派那個李慶龍出去拿賊？」神力王爺說：「他乃帶病之人，如何能派他出去？我這帳下武勇之人不少。」伊大人說：「王爺不可以貌取人。他當初興順店救過駕，剪子峪剿山，都立了些功勞。王爺派他出去，如不能取勝，再按軍法治罪他，也不虧負他自告奮勇之心。」神力王說：「我正要派李德英出去。既然你保李慶龍出去，我就派他出去。」隨叫李慶龍說：「你去捉拿那陣上賊人就是！」李游擊答應：「得令！」自己拉過他座下的大肚子蝸蝸虎，翻身上馬，出離了本隊。

對陣上的龍飛揚一瞧，見自清兵隊內出來了一人，甚是可笑，面帶病形，座下的那馬，耗子皮，大肚子，長脖子，小腦袋，小耳朵，四條短腿，肚子又大，離地有一尺，走三步，人歇著，馬喘氣。龍飛揚一瞧李慶龍這樣的情形，不像個英雄的模樣，不由的哈哈大笑說：「清營內出來的那個病鬼，你快快的前來送死呀！」李慶龍到了臨近，說：「教匪休要逞強，通名過來！今有李大人在此。」龍飛揚說：「你這病鬼急速回去，我這棍不死你這帶病之人，換那英雄出來與我動手。再不然，叫那馬成龍出來與我較量。你回去吧，我不與你一般見識！」

李慶龍一聽賊人之話，計上心來，說：「會總爺，你不殺我了？天地會內也有善人。罷了，我實告訴你會總爺你說吧，我是先胸前脹滿，氣悶不通，後來轉了傷寒病。方才好了，又得了鼠瘡脖子、連瘡腿，這兩天我連飯也吃不下去了。我故此今天討令，前來死在軍前，也算是為國盡忠。」那龍飛揚一聽，說：「我並非是天地會八卦教，乃喜峪關外金家三坨寨主的總教習，龍飛揚是也。我原要替我兩個主人報仇雪恨，你急速回去吧，換個英雄出來就是，我不與你這帶病之人一般見識。」李慶龍說：「寨主，你原來不是天地會八卦教。罷了，你真是一個好人，你雖說叫我回去，我要是真回去，那時間我家王爺必不能饒我，說我賣陣脫逃，必然殺我。與其死在那軍令之下，何不叫寨主你把我殺了哪！寨主你要真有心不殺我，成全我這個人，你我假戰三合，如我不成，寨主讓我回去，我就死在九泉之下，也感念會總爺的好處。」龍飛揚說：「你撒馬過來，我與你較量幾合！」那李慶龍一瞧，說：「寨主，我要動手了。」掄起手中的三尖兩刃刀，哆哩哆嗦的往下就剝。那龍飛揚把鐵棍橫著往上一雙手一迎，那三尖兩刃刀正在鐵棍之上，趁勢把刀往兩邊一掃，把龍飛揚的兩隻手的指頭都被刀掃去，鐵棍也扔了，哇呀哇的直嚷。李慶龍趁勢一刀，把那龍飛揚結果了性命。那邊吳恩身後大喊一聲，跑過來一個賊將。